

006

视野
書系
梁由之主编

俞晓群

著

一个人的出版史

2003-2015

3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人的出版史3 (2003—2015) / 俞晓群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6.9

ISBN 978-7-5426-5669-8

I. ①一… II. ①俞… III. ①出版事业—文化史—中国—2003—2015 IV. ①G23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87244号

一个人的出版史3 (2003—2015)

著 者 / 俞晓群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朱静蔚

特约编辑 / 周青丰 李志卿 李 倩

装帧设计 / 乔 东 阿 龙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李志卿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印 刷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 2016年9月第1版

印 次 /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690×960 1/16

字 数 / 510 千字

印 张 / 41

书 号 / ISBN 978-7-5426-5669-8 / G · 1436

定 价 / 68.00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0539-2925680。

关于俞晓群的出版活动，我曾说过，同刘杲老人“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的主张十分契合。可以说，俞兄是刘公论说的有力实践者。但是，能做到这些，谈何容易。俞兄毕生，不说空话，贵于践行。他如何辛勤地实践这些高论，细读这本文集，方可知道。

在这本书里，他逐年记下自己的重要出版活动。看得出来，一切都是当时的写实，并非事后追忆。这一点，我自愧未能做到。我写的种种，全靠事后追忆，绝少文件依据。因为我是个懒人，稍有空闲，便把时间花在吃喝上。美其名曰“业务需要”，其实是天晓得！

例如，他在1997年8月16日的日记中，写到我的老领导许力以：

读罢此文，我们赶紧寻觅作者，得到结论后，沈昌文与我们都大为欣慰。第一，经查实，这位“徐雨”正是中宣部出版局原局长许力以。许先生为官中规中矩，为人平静随和，做事不露锋芒却屡建大业，颇受文化界与出版界人士敬重。像他早在1989年开创的海峡两岸图书版权交易会，实在是当时的一个大胆之举、远见之为；还有他出任主编的“中华文库”（台湾称“锦绣文库”），促成三联书店与台湾锦绣的合作，也是开先河的作为。现在他出面赞扬我们，

我们自然备受鼓舞。第二，文章中提到“王云五”，也是解放思想的重要表现。因为我们号称追随王云五，一直颇受“左爷”们的攻击。其实商务印书馆也是在王云五的问题上犹犹豫豫，才让我们钻了空子，抢了他们的老品牌。现在许先生如此评价王云五与他的“万有文库”，表达了一种态度，也让我们体会到一种背景的声音。第三，文章中对沈昌文大加赞赏，虽然没有点破名字，但谁都能看明白。以许先生的身份，他这样说，也起到了为沈先生“正名”的作用。因为在去年沈昌文从三联书店退休的过程中，各种议论之声是很多的。那时，也有人从不同的渠道告诫我们，不要那样“重用老沈”，否则会惹麻烦的。实言之，我是一个书呆子，又是一个崇尚“文化至上”的人，哪里懂那么多云山雾罩的事情。说破了，现在编了好书、用了好人，也是所谓的“歪打正着”啊！

我对许老，一直崇拜，但是这个故事却早已遗忘。这里讲沈某某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描述了许公的若干业绩，特别如论王云五等事。直到前些时候我在三联书店大肆颂扬王云五时，还一点没记起这位中宣部的老领导。

俞晓群能写下这么多真实故事，并且得以保存和发表，主要出于他的辛勤。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说，这其实也是时代的功绩。我当年也不是不写日记，但是，没写多久，就全部销毁了事。那是因为我在“文革”中，为了自保，免受我的副手的攻击，投身造反派。造反派让我当了抄家文物的鉴定人，我于是亲见日记的作者如何因而受迫害。于是在我回家之后，就把自己的日记统统销毁，并发誓以后绝不再写。我很高兴，比我小几十岁的俞晓群没有这种记忆。所以，能让我们读到这些宝贵材料！

2015年5月

俞晓群兄《一个人的出版史》即将付梓，命我写序。辞不获已，只得勉为破例，硬着头皮应承下来。

机缘巧合，近年结识了一些出版界的朋友。其中，俞兄可谓是名气甚大、过从较多、了解稍深的一位。说到俞晓群，我常常想起我们共同的前辈钟叔河先生。

钟叔河当年心仪北京大学，拟学地理或考古。结果，尚久骞一声吆喝，不满18岁的他顿改初衷，立马报考了“新干班”，就此成为一名记者、编辑。没想到的是，尚久骞也考取了新干班却并没去读，而是不远千里，奔赴新疆。两人从此分手，天各一方。尚久骞是周南女中学生，聪明活泼，比钟叔河小两三岁，他们的通信频率，“已经密到两三天一封”。此前，钟叔河“没有想过弄文字，更没有想到会在新闻出版界度过一生”。人到老年，钟先生蓦然回首，深感人生的道路充满了偶然性。

无独有偶，俞晓群成为出版人，亦非本愿。

1977年，21岁的俞晓群参加“文革”后首届高考。他是理科生，成绩不错，第一志愿，填报了吉林大学物理系核物理专业。本来分数够了，政审也没问题，不料体检时却阴差阳错，因高血压被“限制专业”。档案甩出来，被另一家高校“超志愿”调剂录取，念数学系。四年后毕业，他谢绝留校，也没随波逐流合情合理地去当中学老师，而是主动入职出版社，成为一名编辑。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今天的俞晓群，是一位成就昭彰的出版人，一位术业有专攻

的文化学者，一位广受欢迎的专栏作家。他早已熟悉并热爱出版这个行当，以此为终身志业。他喜欢并坚持阅读与写作，极为勤勉，果实累累。如此说来，似乎在相当程度上，俞兄知行合一，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求仁得仁，又何怨焉？

但我还是不免这样假设：如果“七七级”的俞晓群如愿以偿，他现在又会是副什么模样呢？一名政客？一个商贾？一位科学家？一介提前退休的酗酒者？……成败得失难言乎哉，姑不具论。而他终以出版人名世，究属事出偶然。

钟叔河认为：“好编辑是编出来的，也是写出来的。”戏称编辑“要两支笔”：蓝笔自娱，朱笔编文。俞晓群对此深以为然，身体力行。他之所以在出版与写作两方面都卓有建树，其来有自。

老俞的工作轨迹很简单：1982—2002年，他最初在辽宁人民出版社供职。后来，辽宁教育出版社挂牌，他是创社元老之一，从助理编辑、编辑、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一直做到社长兼总编辑。一步一个脚印，一手将一个不为人知的外省小社做大做强，成为令人瞩目的一方文化重镇，丛书纷至沓来，佳籍琳琅满目。当时的读书人，谁不知道辽教呢？教育社渐成气候，成为出版界一大景观，除了辽教，河北教育、凤凰、大象……并驾齐驱，春色满园。俞晓群将生命中最为健旺、最有激情、最具创造力的岁月献给了辽教。他与鼎盛时期的辽教，已融为一体，密不可分。

其间，还有两件事，颇值一说。一是他与刚刚退休资源丰厚余热旺盛的京都名宿沈昌文沈公接上头，开始长期合作，一起做了不少大项目、好项目。二是他请稿源充沛满腹珠玑的沪上才子陆公子陆灏出山，创办了别致另类风行一时的《万象》杂志，开辟了一条新路，结纳了一批新作者。

2003—2009年中，俞晓群升调到辽宁出版集团，专任副总经理，脱离了出版第一线。挚爱出版勇于任事的老俞外表若无其事，内心备感失落。他后来写道：

集团的工作性质与出版社大不相同，它真的使我远离了书稿，远离了作者，远离了读者，也远离了那么多志同道合的朋

友。但在此刻，我已经没有“重归书林”的退路。许多时候，我坐在静悄悄的办公室里，内心中经常会涌出极大的恐惧感和孤独感，眼前也会浮现出一些可怕的景象，一个孱弱的文化生命，在渐渐地衰竭、老去；一片贫瘠的心灵之田园，在默默地接受着沙漠化的现实。

事业出现挫折，情绪跌入低谷。俞晓群想起父亲早年的庭训：人生在世，务必“狡兔三窟”，这样，遭逢变故时，方能闪转腾挪，立于不败之地。他挖掘的“三窟”，是出版、学术和写作。

出版出了问题，他便遁入另外两个洞穴：学术与写作。学术方面，他的兴趣集中于中国古代数学研究。几年下来，老俞做了几厚本读书笔记，出版了这方面的第三本专著。写作方面，他有了空闲，文思泉涌，大写专栏，初尝了“专栏作家”的滋味，后来分别结集出版。

尤其重要的是，他趁此间隙，做了一件大事的预备工作。

俞晓群是个有心人，做事有长性。入行以来，他坚持写《生活日记》；1991年起，又开始写《编辑日志》；逐日连年，从不间断。他从1982—2002年间的两种日记入手，“一面整理，一面搜集，一面做笔记，几年下来，竟然得到近百万字的资料积存”，对21年出版生涯中林林总总蔚为大观的人物、书籍和事件，进行了一次全面深入的梳理、回顾与反思：这便是《一个人的出版史》一、二卷的雏形。

2009年夏秋间，俞晓群调到北京，出任海豚出版社社长。重回出版一线，是他念兹在兹的梦想。本来可以有更好、更大的平台，可惜世事难料，失之交臂。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先找到一个能够施展拳脚的地方，徐图进取。当时的海豚社，出品极少，生计艰难，无声无臭，罕为人知。而读者市场、出版业态乃至整个国家的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重出江湖的老俞，面临重重困难。沧海桑田，时移境迁，他能再创辉煌吗？不少人心都打了个问号。

又几年过去，海豚社在出版界风生水起，逐渐有了声誉，影响越来越大。海豚版图书，除了花色和质地，印制水准更是秀出班行，得到了作者与读者的普遍认可。事实给出了答案：继辽教之后，俞晓群依托海豚这块方寸之地，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前度刘郎，梅开二度，他人

生的第二个高峰，不期而至。

国内知名出版人，升官晋级后主动重新回到出版第一线披荆斩棘从头再来的，就我目光所及，老俞当为罕见的特例。如果不是出于对文化、对出版、对书籍、对作者和读者的深度热爱，如果缺乏对自己能力和修为的高度自信，我想，俞晓群断然不会在年过半百之后，再作冯妇。他终于赓续旧梦，东山再起。

这几年，老俞工作越来越忙，专栏写作也愈发勤奋，接连出了好几本集子。2016年9月13日，他将迎来六十大寿。刻下，《一个人的出版史》前两卷修订完毕。出版机缘，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合作伙伴，是我的老朋友兼小兄弟周青丰先生。青丰与我合力推出过《梦想与路径：1911—2011百年文萃》（全三卷，商务印书馆，2012年）和《梦路书系》（已出4+1册，中信出版社，2013—2015年），他的统筹和细节把握能力，令人放心。

我与老俞、青丰商定：全书分为三卷。2015年8月，出版第一卷（1982—1996）；2016年元月，出版第二卷（1997—2002）；2016年8月，出版第三卷（2003—2015）。其中第三卷，尚待作者整理修订。与“新世纪万有文库”相关的文字，正由老六亲自操刀，独立成篇，将在《读库1504》刊出。2016年初秋，三卷出齐，作为俞兄六十初度的礼物，可算适时应景，殊两悉称。

太白诗：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这部书稿，跨时长达30余年，真实连贯独一无二，凝聚展现了俞晓群多年来的成功与蹉跎、汗水与泪水、追求与挣扎、努力与无奈、光荣与梦想，从他一个人的成长记录，折射出整个出版行业乃至一个时代广阔深邃丰富复杂的面貌，兼以含蓄节制余味深长的笔墨，既有文本价值，亦不乏阅读快感。怎样读书、写书、编书、鉴书、做书、卖书？怎样联系作者？怎样争取资源？怎样筹划项目？怎样编组丛书？……各类读者，尤其是新闻出版界从业者及有志于写作者，都不难从中汲取丰盈有益的养分。难怪见多识广的王充闻先生读过初稿后，不由慨叹：接触各类人物如此之多，人物的层次如此之高，文化热点如此之丰富，资料汇集如此之生动，实在太有意思了！

我与老俞交往了几年，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每次他来深圳或我去北京，只要对方没外出，总要在一起喝酒、聊天。说到底，做书就是做

人。那么，我心目中俞晓群，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老江湖，真性情，敢用人，能放手，有理想，有追求，有真爱，有干劲，有气魄，有度量，酒量大，酒品好。

喜欢读书、写作，真懂且爱文化。尤其善于组织大项目，打大战役。

英华内敛，气定神闲，身材魁梧，笑容可掬，像一尊佛。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网上应答甚至会给人“老好人”之类的错觉。其实，这厮曾经沧海，阅尽世相，外表温和且圆融，内心强大而骄傲。

重感情，与人为善。对前辈尊重体贴，对平辈推心置腹，对晚辈提携关照。

摊子铺得过大，项目设置未尽精准。面皮薄，疑似有些许不达标的关系书稿滥竽充数。细节把握时或粗疏，编校环节有待进一步提升。对个别时贤吹擂过度，用力过甚。

.....

胡言乱语，畅所欲言。老俞倘若以此认定梁某“不够知己”，也由他去，非我所计。

最后，我感觉，俞兄晓群，这位世人眼中的成功者，心境是寂寞的。他曾经说过，除了看稿写作、读书会友，他几乎没有别的兴趣爱好。只是在假日或周末的时候，眼花的时候，疲倦的时候，偶或孑然一身，来到燕山脚下，寻一处小亭，兀然静坐，独与青山相对。

2015年7月7日，夏历乙未羊年小暑，记于深圳天海楼

| 目 录 |

序 能量来自辛勤 沈昌文 I

序 梁由之 III

2003 001 × 034

做了十年的社长兼总编辑，终因升迁而离职。留下这一点记忆的文字，回顾起来，总感到内心虚弱得很。有些留恋，更多的却是一种解脱；不然，何以眼前浮现出《石头记》中甄士隐抢过癞跛道士的搭裢，竟不回家，同着道士飘然而去，那出尘超逸的景象……

2004 035 × 078

实言之，我热爱编辑工作，我喜欢编辑的生活方式，它较学者自由，它较其他行业的商人雅致，它较官员轻松……最让人依恋的是，编辑的社会处境相对平缓，它可以给人提供更大的创造或逃避的空间，使你有更多的机会装点或伪饰自己的精神世界！

2005 079 × 112

77 届，“文革”后的一代人！很有些时代沉浮的印记。……共和国 50 年，赋予我们丰富的人生经历，赋予我们许多的光荣与梦想，也使我们的肉体与精神留下种种伤疤，每逢天阴雨湿，还会隐隐作痛。今天，我们这些苟活者依然在路上，气喘嘘嘘地跋涉着！

2006 113 × 148

我学数学时，最喜欢柏拉图的那句话：“我们是为了灵魂去学习算术的，……算术有很伟大的崇高的作用，它迫使灵魂用抽象的数来进行推理。”“做了出版人之后，我的座右铭依然是柏拉图的话：“国家如果被学者统治，或者其统治者研究哲学，那么国家将会非常幸福。”

2007

149
x
182

我大学毕业后，即投身出版行业，至今已有27年。可以说，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出版行业之中了。在这段最美好的时光中，我以出版作为自己的人生主线，读书、编书、做人，自觉这样的生活充实而趣味盎然。人们常说，我热爱某某职业；我对出版，不单是爱，更是融入。所以，我愿意为此终老一生。

2008

183
x
216

流行文化，就像一湾蜿蜒流转的春水，充满活力和动感，源源不断；经典文化，就像一带绵延不绝的青山，巍然耸立，亘古不变。在我们美好的文化生活中，它们占领着各自的空间与时间，没有冲突，也没有压迫。就让我们的情操，一并包容下它们和谐的美景，挽一湾春水，望一带青山……

2009

217
x
258

文化的传承宛如大浪淘沙，经过沉淀下来的老一辈出版家的精神更应该成为我们这一代出版人的精神支柱。在出版这一片圣地里，没有投机取巧、偷工减料的道路可走。只有静下心来，抱着一个宗旨，守住寂寞，一点一滴、扎扎实实地做一点事情，才是一个真正的出版人应有的态度。

2010

259
x
326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不甘寂寞，还想在退休之前，再回到出版第一线，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所以去年我离开了辽宁出版集团，来到北京，来到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再继续我的出版之梦，理想之梦。……如果问我对那些新一代出版人说点什么？只能是我们携起手来，为了共同的理想奋斗。

2011

327
×
394

近三十年的出版生涯告诉我，作为编辑，只编书不看书、只卖书不爱书，都是非常可惜的。我最怕失去的是一个出版人的信誉与品位。学者在你身边，他们不单是作者，还可以成为你的导师。书籍在你身边，它们不单是商品，也可以成为你精神的私有财产。

2012

395
×
456

从事出版业久了，脑中塞满千奇百怪的东西，有一种乱糟糟的感觉。自我解嘲，所以才是“杂家”么。心里却想，这样的行业，出人才难，出钱财难，让人尊重都很难。学识，商业，见识，修养……都不见出类拔萃之处。杂就杂了，哪里够得上家呢？说归说，我还是很爱出版行业的。

2013

457
×
504

今天，当我看到一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朝气蓬勃地奋斗时，我内心中的喜爱与感伤之情又会涌现出来，因为他们身上，我看到我们当年的影子，看到一代代学人梦想的延续。……看着那些年轻人生活活虎的样子，仿佛是我二十多年前的情景再现。我的心头，怎能不掠过一丝岁月老去的感伤呢？

2014

505
×
552

对照我们这一代出版人，许多人整天嘴上挂着忙啊、累啊、没有时间啊等话语，与王先生对照起来，着实感到惭愧得紧。于是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在工作之余，每天写作到深夜12点，还用上了全部周末与节假日的时间，每天提起笔，思想如泉水一样汩汩而来，笔触也显得要比以往快速了许多。一切消极的念头，诸如累了、老了眼花了之类的叹息，都在王云五先生伟大的奋斗精神面前，羞愧地潜伏了起来。

2015

553
×
636

波兹曼说：西方“活字印刷机”诞生，使蒙田一些人，开始书写个人的历史与感受。他们赞美个人的历史，而不是公众的历史；他们赞美自己的特立独行，甚至怪癖和偏见。”我喜欢这样的观点，故而用了“一个人”这样貌似狂妄的定语。其实正确的写法，更应该是“一群人的出版史”，因为这本书中每一个名字都是真实的，我只是这一群人的记录者。

后记 637

2003

事件：到辽宁出版集团办公，“掌上书房”出品

图书：《人书情未了》《吕叔湘全集》《傅雷全集》《王强口语》《幾米绘本》

文章：《关于“集团图书出版工作”的几点设想和建议》，“人书情未了”专栏，
《超限后的解脱》，刘杲《经营文化的人》

人物：任慧英，王强，幾米，阎晓宏，李宝中，刘国玉，弗莱德曼，李岚清，洪昭光，F4，伍佰，蔡依林，阿贵，顾毓琇，傅雷，吕叔湘，王蒙，郝明义，陆灏，玉梅，毛毛，李俨，钱宝琮，甄士隐，胡友鸣，刘杲，巴金，鲁迅，柳青松，袁启江，张国际，郑在勇，沈昌文，刘丽华，黄书元，于奇，李雨珊，潘燕，黄育海，唐明霞，周山，理查兹，玛丽，柳斌杰，王文斌，于洪，刘云山，石宗源，林载爵，尼克，王之江，曲仲，陈昕，陈和，李慎之，栾世禄，梁刚建，陈晓梅

2月28日

这两个月，一直在纠缠离开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事情。任慧英坚决不让我兼职。我又谈了多次，均遭拒绝。一月间，我提出辞去出版集团副总经理职务，有人私下对我说：“不要这样，那你辽教社社长也做不长了。”中午老总们在一起吃饭，有一位嘲笑我说：“听说你不想当老总了？你不是爱写么，干脆去当作家吧。”没有办法，我只好委屈从命。说实话，我这样的情绪，主要出于不愿意离开出版第一线的工作，因为我对于出版界的集团化风潮，始终怀有许多不解。但我只是一个雇员，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呢？套用那句老话，无论怎样，生活还要继续。

1月25日，王强的新书《王强口语》首发式。27日，开卷排行榜，幾米《布瓜的世界》畅销书总榜第一名。

2月14日，在北京与阎晓宏、李宝中开会，研究编写《公民读本》。我与晓宏相识很早，是在1986年末，他刚来新闻出版署图书司工作，任一处副处长；我刚任辽教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晓宏来辽宁调研工作，在大连金石滩开会，他听到我发言，晚上就找我聊天，从此我们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2月27日，出版集团宣布，总编辑刘国玉主持辽教社工作，至此，对我而言，一个时代结束了。我在日记中写道：“我20年做出版，10年在辽教社出任社长兼总编辑，此刻总算有了了结，心绪如何能平静呢？我已经很疲倦了，就是无法睡去。”

另外，在此期间，我也认真思考了去集团工作的事情。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也是一个工作狂，即使心中再不愉快，也不会